

寄生虫

夜先生◎著

CHURONGU

所谓畜人蛊，其实是一种寄生，将一个人寄生于另一人体内。宿主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寄生人在宿主体内，既能吸收营养，又能抵挡疾病，只是——



畜人虫

夜先生◎著

CHURENGU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畜人蛊 / 夜先生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80742-987-6

I. ①畜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7339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畜人蛊
作 者 夜先生
责任编辑 汤四芳 徐 丹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00×990
印 张 15.5
字 数 140 千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4.00 元

ISBN 978-7-80742-987-6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0—6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夜先生

2008年起定居青岛

只穿白色袜子的强迫症患者

喜欢各种男式配饰的表现主义者

视长发与音乐为生命的极端主义者

“宿命论”与“人性本恶”观点的忠实拥趸

曾出版：

★长篇悬疑小说《血夜爱上猫》，2008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

★参与编辑、撰写、出版短篇集《狄小杰侦探社》，2008年重庆出版集团出版

★个人短篇作品陆续发表于《悬疑志》、《胆小鬼》等国内著名悬疑文学类杂志

◎献给贾宏声◎

在本书等待上市的日子里，曾经的著名演员贾宏声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一本书上市的前后总是伴随着死亡。

“死亡”是我小说中永恒的主题，好像时至今日，我还没有哪一篇小说中缺少过“死亡”这个因素。

高中同学的离开让我觉得伤感，年轻生命的脆弱时时刻刻震撼着我的心灵。

爷爷的去世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释怀，因为他去世的当天，我刚从网吧玩了通宵出来睡得人事不醒，没见到最后一面，因为他去世之前的一个多月我都没去看望他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其实很爱爷爷，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配不配“爱”这个字眼。

相比之下，贾宏声的死则让我耿耿于怀，我一直想不通，他究竟为什么要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艺术的生命。或许你们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在我心中，他就像一面高高在上的镜子，现在这面镜子突然碎了，而且脱落下来的玻璃碎片划伤了我。

我很痛苦。

畜人蛊

目录Contents 

序言：永远是痛苦/ 001

○黑金魔头系列○

开篇/ 006

畜人蛊/ 009

血精碗/ 037

堇瞳冠/ 057

落幕之闲言碎语/ 079

人肉巴士/ 083

冷酷的尽头/ 1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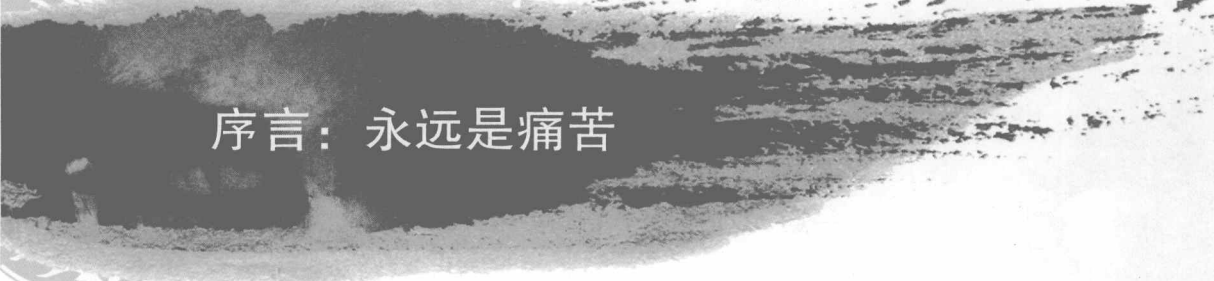
伤痕/ 136

禁室/ 163

左右/ 188

疯狂的喜鹊/ 216

后记/ 243



序言：永远是痛苦

呃，现在开始——

关上所有的窗户和门，拉上所有的窗帘，关掉所有的灯，将显示器屏幕的亮度调到合适的水平。

保证肚子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，既不能感觉饿，也不能感觉饱，饿会分神，饱会嗜睡。

倒满满一杯白开水，不冷不热。

戴上耳机，调整耳麦与耳朵、头发、眼镜腿的位置，保证百分百的舒服。

从电脑中保存的几千首歌里选择跟要写内容的意境吻合的，如果想写缓慢的篇章就选温柔而悲伤的曲子，如果写激进的段落就选猛烈而澎湃的歌声，如果找到一首新歌很适合写作，就在不写作的时候使劲、循环、反复不断地听几百几千遍，等它变成一首烂熟于心的老歌，几分几秒时有什么鼓点都一清二楚，从此，不写作的时候一般不再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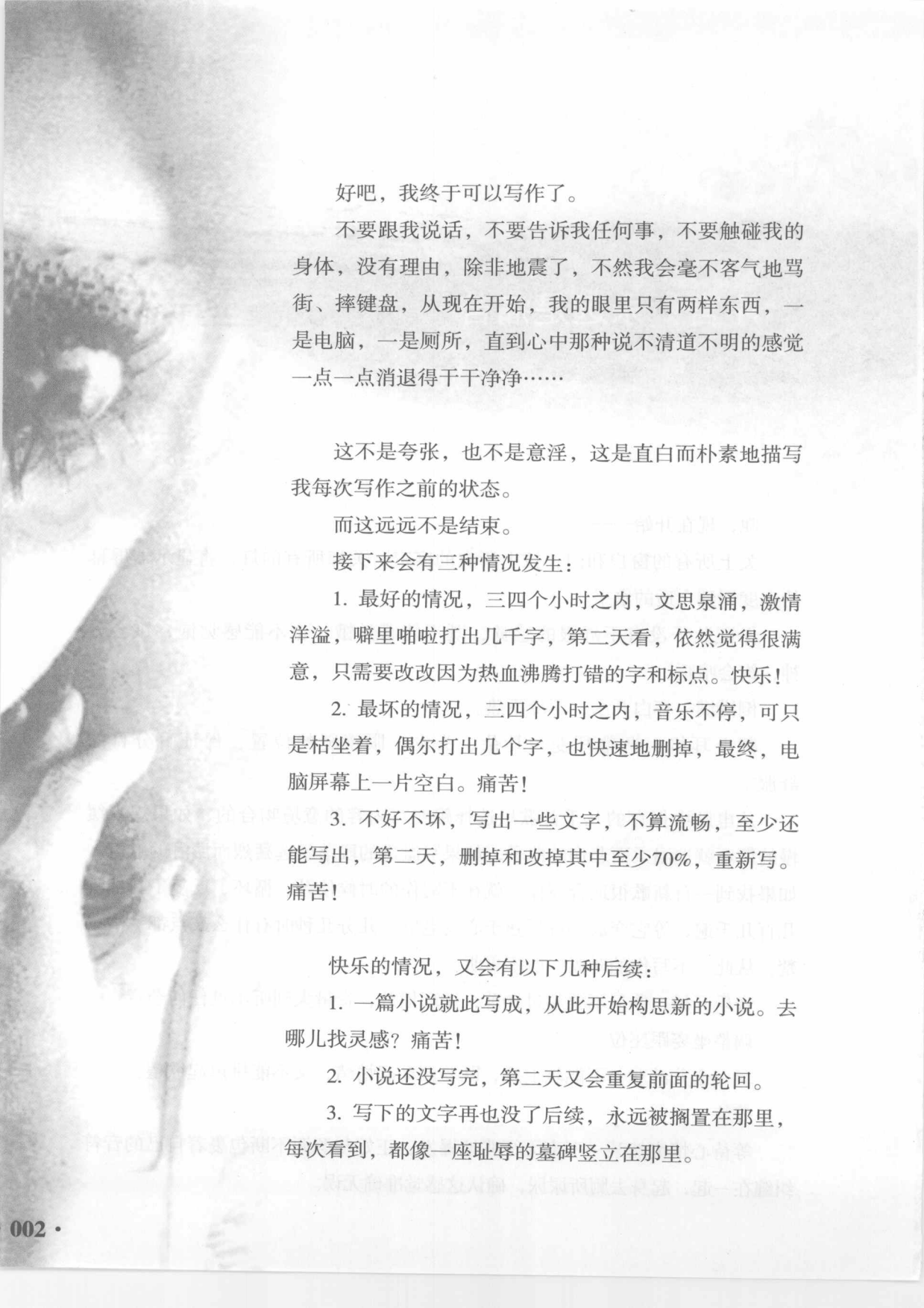
音乐开始，曲目不要超过10首，循环播放，音量大到听不见任何杂音。

调整坐姿跟座位。

玩一会儿游戏，不能玩上瘾，既要调动起情绪，又不能挑逗起欲望。

等待……

等待心情突然某一下毫无征兆地爆发，正好与源源不断包裹着自己的音符纠缠在一起，起身去厕所尿尿，确认这感觉准确无误。



好吧，我终于可以写作了。

不要跟我说话，不要告诉我任何事，不要触碰我的身体，没有理由，除非地震了，不然我会毫不客气地骂街、摔键盘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眼里只有两样东西，一是电脑，一是厕所，直到心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一点一点消退得干干净净……

这不是夸张，也不是意淫，这是直白而朴素地描写我每次写作之前的状态。

而这远远不是结束。

接下来会有三种情况发生：

1. 最好的情况，三四个小时之内，文思泉涌，激情洋溢，噼里啪啦打出几千字，第二天看，依然觉得很满意，只需要改改因为热血沸腾打错的字和标点。快乐！

2. 最坏的情况，三四个小时之内，音乐不停，可只是枯坐着，偶尔打出几个字，也快速地删掉，最终，电脑屏幕上一片空白。痛苦！

3. 不好不坏，写出一些文字，不算流畅，至少还能写出，第二天，删掉和改掉其中至少70%，重新写。痛苦！

快乐的情况，又会有以下几种后续：

1. 一篇小说就此写成，从此开始构思新的小说。去哪儿找灵感？痛苦！

2. 小说还没写完，第二天又会重复前面的轮回。

3. 写下的文字再也没了后续，永远被搁置在那里，每次看到，都像一座耻辱的墓碑竖立在那里。

永远是痛苦！

好吧，我承认，无论从质量、数量，还是从任何一个角度说，我都不算是一个好的写作者。

距离《血夜爱上猫》的写作完成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时间，距离真正出版也过去了18个月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我只不过写完了20个短篇小说跟3个无疾而终的长篇的开头。

在四川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里，有人约我写关于地震的小说；在三鹿牛奶被曝光的几天之后，有人约我写卧底黑心企业内幕的小说；在医疗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，有人约我写医院的故事……

我一次次地动笔，或者至少很用心地思考、构思，但最终，每一次到最后，我都不得不卑贱地告诉别人：对不起，我写不了。

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我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，一次次痛苦地询问着自己：

我究竟要写什么？

我究竟能写什么？

我究竟该写什么？

从某种意义上，《血夜爱上猫》的出版更像是一种耻辱，它是那么残缺，那么稚嫩，那么不够用心；我只不过遇到一个好心的大叔，他赐予我这个陌生人一座新浪的铜奖；又只不过遇到一个出色的编辑跟一个完美的画手，他们赐予我一个异常牛逼的封面，让这本书可以卖得不错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得感谢某杂志的两位编辑，嘿嘿和鱼悠若前赴后继的照顾，他们能让我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杂志上，不至于完完全全地销声匿迹。

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我究竟干了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
于是，直到2009年10月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写了这么多年的文字，仅仅是因为我的心中充满困惑；看看写出的那么多东西，最喜欢用的几个字，就是“为什么”和“不知道”。

活了28年的时光，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少，但对于整个人生，它依然短暂。我的痛苦来源于生活，来源于那些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在任



何人身边的真实的生活，没有痛苦，快乐还有什么滋味？而我，只是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，只是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品尝那些痛苦，然后通过写作，寻找心中那些迷惑痛苦的答案。

所以，恐怕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作家。

在2006年底去北京领奖之前，我不认识蔡骏是谁；2007、2008年在上海做文学编辑，只跟有限的几个作家擦肩而过，从未正经说过话；2009年起蜗居在青岛，再次隔绝了与文学圈子的所有联系，我从来不曾踏进过那个圈子，也从来不想踏进那个圈子，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，抒写自己的痛苦与欢乐。

如果非要问我为什么选择写作，恐怕我只能回答，因为从小没学过音乐与素描，我五音不全，不会作曲，画画的水平只能糊弄小孩，动手能力差，不懂雕刻和雕塑，选来选去，能表达自己的，唯有写作这种方式，仅此而已。

所以，我依然要重复第一本书序言里的几句话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所看到的这些文字，只不过是我和自己死磕之后的结果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，但所有的感情都是真的，只是但愿，你我的心灵能在某一篇小说的结尾，恰到好处地碰撞一次，至少那样，或许不会是一个痛苦的开始，而是一个美妙的结束。

特别感谢

创作这部书中的小说，听过的音乐如下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
Marilyn Manson *Sweet dream、In the Shadow of the Valley of Death、Count to 6 and die*

Radiohead *I will (no man's land)*

Carly Comando *Everyday*

Metallica *Nothing else matters、Fade to black*

维也纳童声合唱团 *Nothing else matters* (翻唱)

Timo Tolkki *Are you the one*

电锯惊魂主题曲 *Shithole Theme*

Sopor Aeternus *No one is there*

Therion *O Fortuna*

痛仰《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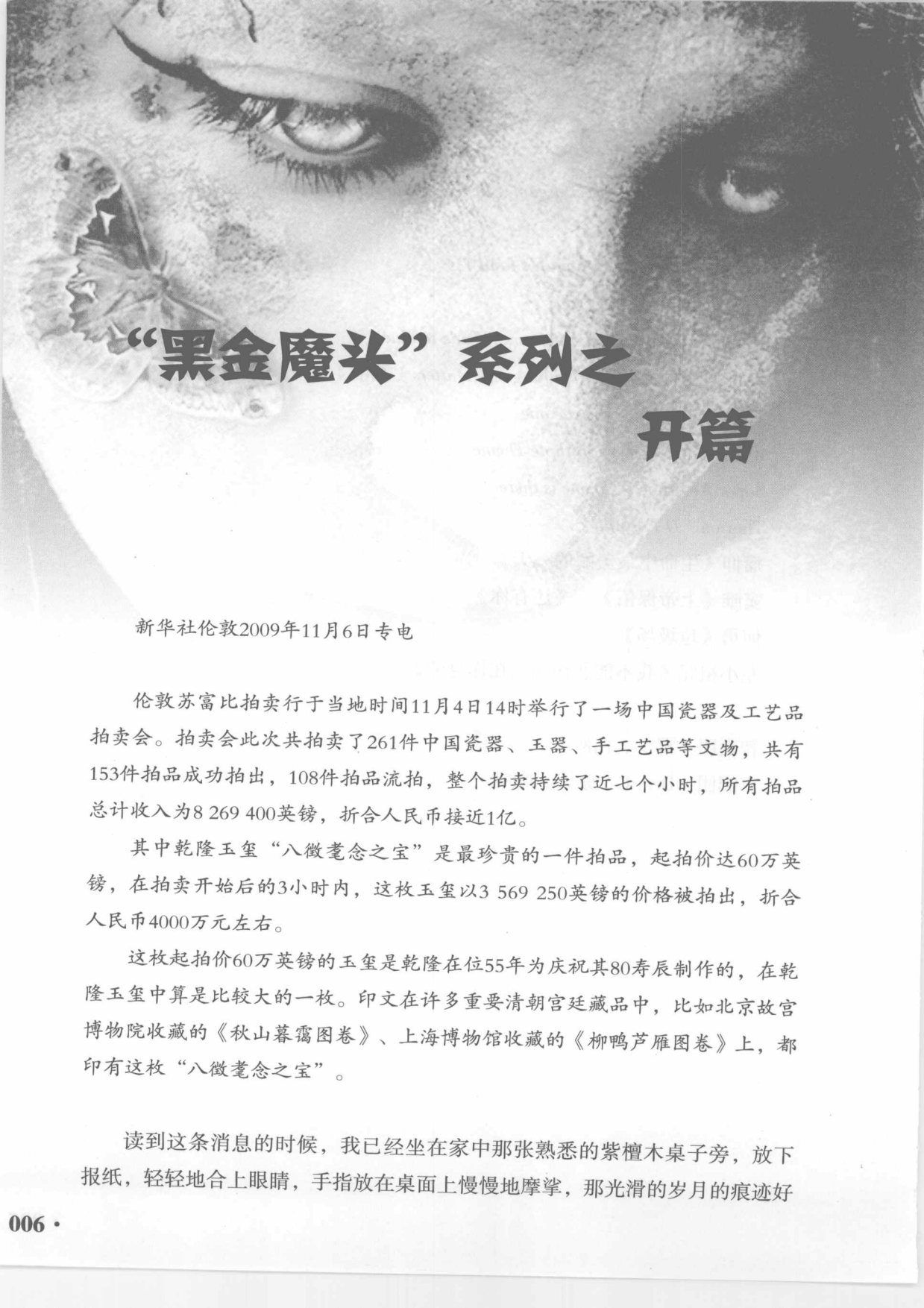
窦唯《上帝保佑》、《还有你》

何勇《垃圾场》

左小祖咒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》

智囊团：翼少、白鸥

审阅团：Dear G、索索、咖啡



“黑金魔头”系列之 开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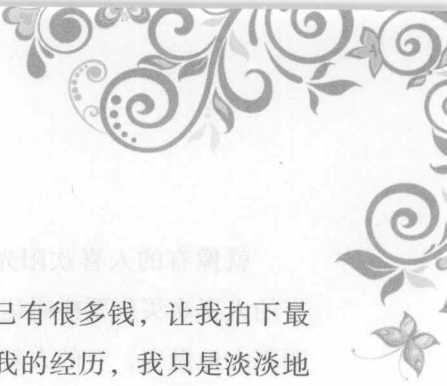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社伦敦2009年11月6日专电

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于当地时间11月4日14时举行了一场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。拍卖会此次共拍卖了261件中国瓷器、玉器、手工艺品等文物，共有153件拍品成功拍出，108件拍品流拍，整个拍卖持续了近七个小时，所有拍品总计收入为8 269 400英镑，折合人民币接近1亿。

其中乾隆玉玺“八徵耄念之宝”是最珍贵的一件拍品，起拍价达60万英镑，在拍卖开始后的3小时内，这枚玉玺以3 569 250英镑的价格被拍出，折合人民币4000万元左右。

这枚起拍价60万英镑的玉玺是乾隆在位55年为庆祝其80寿辰制作的，在乾隆玉玺中算是比较大的一枚。印文在许多重要清朝宫廷藏品中，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秋山暮霭图卷》、上海博物馆收藏的《柳鸭芦雁图卷》上，都印有这枚“八徵耄念之宝”。

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家中那张熟悉的紫檀木桌子旁，放下报纸，轻轻地合上眼睛，手指放在桌面上慢慢地摩挲，那光滑的岁月的痕迹好



像时间的年轮，在我心中依然能激荡起一些涟漪。

几天前我受一个朋友委托，去了伦敦，他说自己有很多钱，让我拍下最能打动我的一件拍品，他说他相信我的眼光，相信我的经历，我只是淡淡地笑笑。

在拍卖的现场，当一件件拍品拿出来时，我清晰地感受着自己的心，激动得像个孩子，但这种激动，绝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名贵拍品、所谓的流失国宝，而是因为这场面无时无刻不摧残着我的心，让我想起以前，想起那些九死一生却永生难忘的岁月。

最终，我眼睁睁看着玉玺从60万英镑的价格一路飙升到300多万，却始终没有举一下手中的号码牌。在拍卖师终于落槌、全场送上热烈掌声的时候，我微笑着看那些正在真实或者假装欢乐的人群，不禁问自己：如果“他”在这儿，会是什么表情？

哦，或许，“他”根本就不会来吧。

时光荏苒，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。

这么长的时间里，我苟且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里，躲过了几场浩劫，忍受了几次磨折，只为了遗忘一切，除了少数几个人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，更不会有人知道“他”曾经真的存在过。可是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“他”的话，黑金猎场，欲所不欲，循环往复，进入此道，终生苦索而不得解脱。

或许真会是这样吧，或许不用几天，就会真的发生些什么？

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

别着急，打开电视，或者打开网络，或者去书店走走，看看如今到处都是鉴宝栏目、国宝档案、盗墓小说，你究竟会为自己家里没有一星半点祖传的宝物而感到沮丧，还是为那些流落在国外的国宝而感到揪心？或者为那些清元年间的瓷器拍出的惊人价格而咋舌不止，又或者为盗墓小说中或真或假的情节而暗暗叫好？

其实，这些在我看来都不重要。

就像有的人喜欢阳光，有的人喜欢黑夜；有名门正派，也有旁门左道；有的人喜欢买彩票碰碰运气，有的人偏偏喜欢去地下钱庄赌博；有的人喜欢光明正大地做事，有的人就喜欢暗度陈仓的刺激……

看看那些拍卖会上拍出高价的展品，那些什么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、御制紫檀“水波云龙”宝座、清康熙素三彩玉壶春瓶……

它们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字，叫做“国宝”，上得了台面，可以让所有人欣赏观瞻，它们就是古董界的名门正派。

我却见过很多东西，它们从未曾在公开的场合曝光，从未在市面上流通，不管用多少钱都买不到，无法复制，甚至捧到你的眼前，你都不敢相信它真的存在；可是，它们真的就这样活生生地躲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里。

瞧，那里有几个人又在跃跃欲试了。

那好吧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世界上，有一种与拍卖会截然不同的地下组织，叫做黑金猎场，有一个人，叫做黑金魔头。

黑金猎场，以命相博；

先帝有灵，后世泽福；

物在人间，是非是空；

命由天定，五道轮回；

欲所不欲，戒尤无戒；

步入此劫，今生不复。

你想加入此中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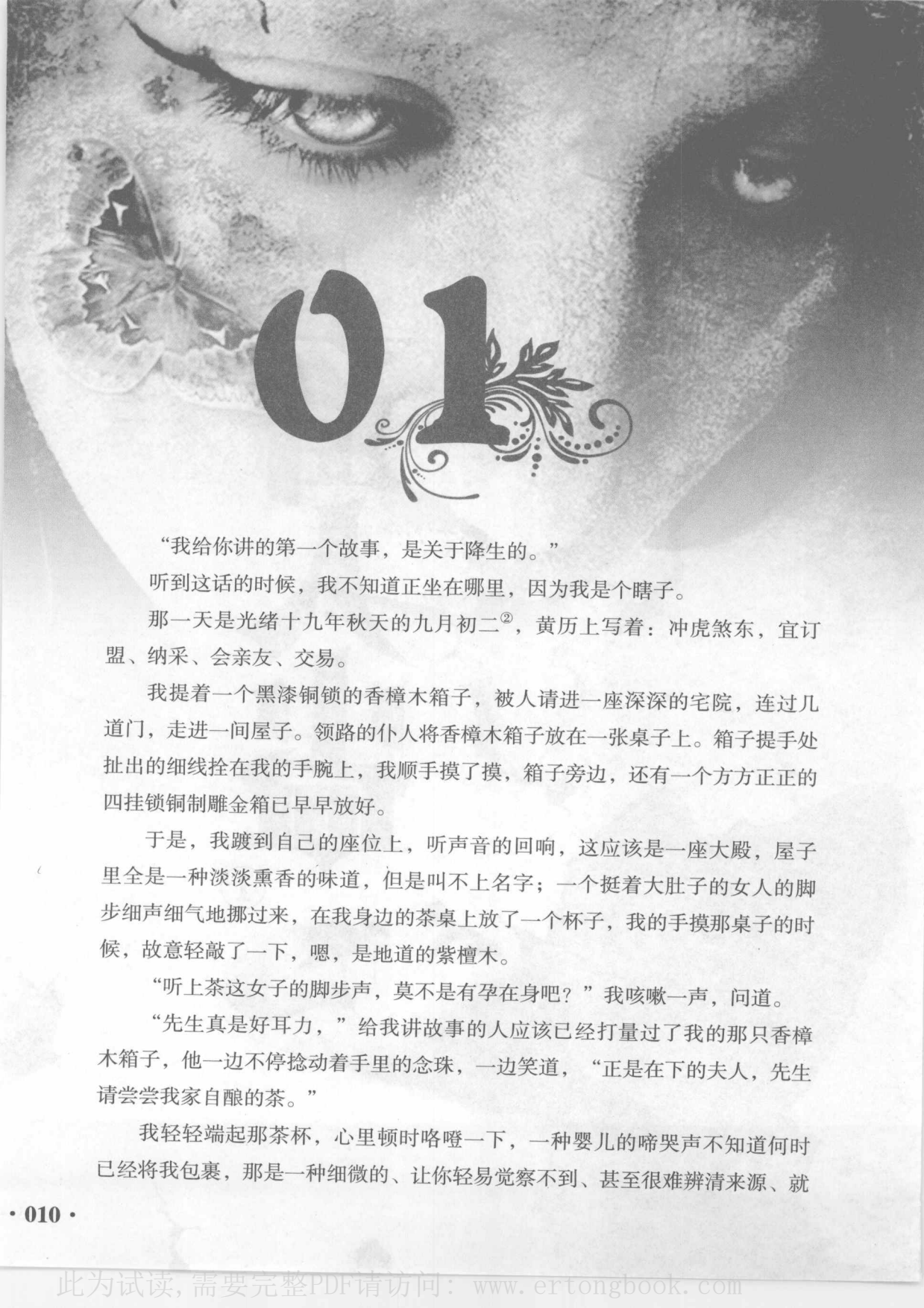
别着急，先听我讲讲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吧——

『黑金魔头系列』之一

畜人虫

①





01

“我给你讲的第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降生的。”

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正坐在哪里，因为我是个瞎子。

那一天是光绪十九年秋天的九月初二^②，黄历上写着：冲虎煞东，宜订盟、纳采、会亲友、交易。

我提着一个黑漆铜锁的香樟木箱子，被人请进一座深深的宅院，连过几道门，走进一间屋子。领路的仆人将香樟木箱子放在一张桌子上。箱子提手处扯出的细线拴在我的手腕上，我顺手摸了摸，箱子旁边，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四挂锁铜制雕金箱已早早放好。

于是，我踱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听声音的回响，这应该是一座大殿，屋子里全是一种淡淡熏香的味道，但是叫不上名字；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的脚步细声细气地挪过来，在我身边的茶桌上放了一个杯子，我的手摸那桌子的时候，故意轻敲了一下，嗯，是地道的紫檀木。

“听上茶这女子的脚步声，莫不是有孕在身吧？”我咳嗽一声，问道。

“先生真是好耳力，”给我讲故事的人应该已经打量过了我的那只香樟木箱子，他一边不停捻动着手里的念珠，一边笑道，“正是在下的夫人，先生请尝尝我家自酿的茶。”

我轻轻端起那茶杯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一种婴儿的啼哭声不知道何时已经将我包裹，那是一种细微的、让你轻易觉察不到、甚至很难辨清来源、就